

◇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,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,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人们常说“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”,那么“三百六十行”的来历是什么?要了解这个问题,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三个字:“肆”“列”“隧”。

秦汉时,城池里面分为“市”和“里”两部分,后者为居民区,前者为商业区。在“市”内,商人的货物不能乱七八糟摆放,而是按照合并同类项的原则进行陈列。卖布的跟卖布的排在一起,卖肉的跟卖肉的排在一起。古人把这一排排的货物称为“肆”“列”,或者“市列”。各列肆间的人行道,被称为“隧”,班固的《两都赋》中说:“九市开场,货别隧分。”懵懵懂懂中,似乎隧道的“隧”也有了来历。

到了唐代,商人的“列”“肆”已逐渐改称为“行”。长安东西市中,有铁行、肉行、大衣行、鞭辔行、秤行、绢行、药行、金银行等。此时,以手工业为主的各种小作坊逐渐兴起,它们有组织地按类别聚集于坊间,亦称为“行”。这里的“行”,性质悄悄发生了变化。北宋学者宋敏求在《河南志》中讲,隋唐时代东都洛阳的丰都市场内有“一百二

◇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冬日,万籁霜天。似乎禁锢了自然界斑斓的生机,也禁锢了万千种鸟鸣。

田野的襁褓里,早已萧索得毫无生机,仅有的几棵大白菜,还被包裹得严严实实,像是穿了铠甲的战士。

鸟无食可吃,只得翻找土壤中的种子。

酣睡在土壤中的种子,是重阳新播下来的,还未来得及发芽,就被这些饿极了的鸟雀翻出来,乡民怒不可遏。近些年,从良种站出来的种子,多半是拌了药的,一半是储存时间的需要,另一半是为了对付土壤中偷嘴的虫子。阴差阳错,鸟却成了替死鬼,吃了拌药种子,确切说是麦种的鸟雀,在田野里挣扎几下,喑哑地叫了几声,在薄暮时分睡去,此后再也没有醒来。

次日清晨,冻得硬邦邦的鸟的尸体被猫或狗吃掉,酿成新一轮悲剧。一切都是因为种子,本来寓意生机的种子,后来却酿成了连环杀机。

亦有塑料大棚的四周,用纱网围起来,是恐有鸟雀啄烂塑料布。

鸟的视力似乎不行,有很多鸟雀撞到纱网上,被纱网死死地粘住翅膀,

◇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文摘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脚底的沙细腻绵密,温柔地抚摸着肌肤。我们来之前,沙漠里才下过雨。沙漠之中的甘霖,安顿了流沙的飞扬,想象中的七窍流沙并没有出现,静静地坐在沙丘上什么也不想,又好像想了很多,把脚踝埋进细沙,温热熨帖。白天的暑热渐渐散去,一日舟车劳顿也在此时一扫而尽。

月,跃出沙丘。有人站在远处,被月影拉得长长的剪影,映在沙海之中,朦胧,修长。翻过一个沙丘还有一个沙丘,时而高陡,时而平缓,月光映在脸上,清晰又模糊,这样的夜适合抒情,适合谈心,是文学的夜,是友情的夜,来自五湖四海的作家,为夜色笼罩,白天热情的沙漠变得温凉,起伏的细沙如水一样轻缓,温柔,细细地抚慰着劳顿的人。有人在奔跑,高一脚低一脚,有人在高唱低吟,声音像流沙绵延。

月又白又圆,沙海绵延,赤脚走过一丘又一丘沙山,从前陌生的人,因着文学,在此地相识相交,心绪像月光忽远忽近,有感动,有心动。这是一群人的夜,也是一个人的夜。曾经流淌在心底的歌,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。歌声邈

说说三百六十行

十行,合三千余肆”,“行”已经代表了今天所理解的“行业”。到了宋朝,“市”和“里”已经解体,居民区和商业区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分区,居民区里有商业活动,商业区里也有了居民,商品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聚集在一起排列组合了。卖肉的东城也有西城也有,吹糖人的南城也有北城也有,大家各自为营。但单打独斗,势单力薄,容易受人欺负,怎么办?——组织同业行会。用一个共同的组织把大家有效黏接起来。行会的地位、分量由此加重,并通过各种形式,如衣着、行话等来强化自己的存在。

现在通行的“三百六十行”之说不知具体源自何时。但元代剧作《白兔记》中有句台词:“左右的,与我扯起招军旗,叫街坊上民庶,三百六十行做买卖的,愿投军者,旗下报名。”通过戏剧传播,“三百六十行”之说广为流传。同

时代的关汉卿在《金线池》中则有“我想一百二十行,门门都好着衣吃饭”的说法。无论三百六十行,还是一百二十行,都是个统称。行业种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。

行业组织最初是为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而存在。唐末五代时,有一种役外之役叫作“行户祇应”,即,官方需要什么物品或者需要什么服务,都直接找行会,要求行会免费提供。行会按照官方的需求一一派到每个个体头上。但时间长了,行会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多,比如协调内部纷争,平衡各方利益;抱团取暖,一起跟政府谈判,讲条件;跟对手谈判,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垄断,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。元代学者赵素在《为政九要》中讲:“司县到任,体察奸细,盗贼阴私谋害不明公事,密问三姑六婆,茶坊、酒肆、妓馆、食店、柜坊、马牙、解库、银铺、旅店,各立行老,察知物色名目,多必得情,密切告报,无不知也。”新任官员密问三姑六婆不一定重要,重要的是后面的“行老”,毕竟他们有组织有力量,官员不敢小觑。

无奈的鸟鸣

很难挣脱,即便是挣脱了,也会被拽掉一地羽毛。

在纱网上被粘住的鸟雀,近乎绝望地叫着,我曾试图去放走一只乌鸦,结果,快要把它解下来的时候,它竟然啄了我的手。虎口处,冒了血,真是死性不改,因此受困,本已可怜,却自我导演农夫与蛇的故事,可怜中又透着一重可气。

我非布网人,奈何啄我掌?不知好歹至极,鸟毕竟是鸟,若是人真与一只鸟较劲,或许会真被骂作鸟人。

犹记得少年时,三叔新建了堂屋,空旷的屋内,没有任何家具,偶尔开门,会有很多的麻雀飞进来,三叔说:你信不信,我把鞋子向上抛,鸟雀就会钻进去。

我不信,三叔如实照做。三五下之后,还真有一只麻雀钻到了鞋子里。

我不明就里,问三叔这是为什么。

三叔说,鸟在屋内困久了,稍稍看

到不一样的事物,就以为是洞口,可以突围出去,所以,即便是一点点的暗色,它也要拼命朝里钻。这就叫病急乱投医。

麻雀钻到鞋子里,自知方向错了,叽叽叽地叫着,像是一只被鼠架子夹住的鼠。

冬日落雪后,在雪地上,用棍子支着一只竹筛,撒上一些秕谷,棍子上拴着一根绳子,看鸟雀进去偷嘴,一拉绳子,鸟雀全部被罩在竹筛里,一样是叽叽喳喳的叫声,带着浓重的惊慌失措和恐惧。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。这似乎是千百年来的命题,天性使然,还是看淡些好。

冬日萧索,越是绝望,越是贪婪,而后,就是悲剧和恐惧。而这一切,对于众鸟,是一种严峻的考验,对于和鸟雀共处一个星球的人类,亦是一种衡量。

我常常有一种错觉:寒冬腊月,鸟鸣多是无奈的,是含着铅的,沉重,不像春日,一声鸟鸣里,似乎就有一朵花开放,鸟鸣花开,或许,这世间的鸟鸣总量,与花朵的数量是持平的。

沙海月夜

远又近在耳侧。多好啊,志趣相同的人一起行走在沙漠中,月色宁静、安详。照见古人的月也照在我们身上脸上,对月而歌、畅意抒怀,今时沙漠之月,会因为一些人而明亮一生。那一轮月,从此不再远离。

一生中总有这样一个夜晚,被反复记忆。

还是月夜,1895年的月夜,还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,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经历生死惊魂的一夜。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25天了,由于事前预判不足,还没有到和阗河,斯文·赫定他们所带的水已经不足了。已经几天没有食物,没有饮水了,命悬一线。看着随行人员一个个倒下,斯文·赫定挣扎着走进了月夜。像被一个无形的手牵引着,他不再按罗盘指引的正北方河流的方向行走,而是向着月亮悬挂的东南方走去。

斯文·赫定在初夏的夜,遇到了一

个极为罕见的水潭,因此获救。后来,他把这个湖命名为天赐之湖,也因此行,塔克拉玛干沙漠被他称为死亡之海。

照见过斯文·赫定的月光,落在我身上。一生中总有这样一个夜晚,被反复记忆。沙漠的夜,宁静空旷。人沐浴在月光里,红柳、梭梭在月影里与沙漠融为一体,黑黢黢的,分不清是防沙林还是山丘。人在沙海中,四周都是路,四周都是方向,一时间不知该往何处走。有人往左,有人往右,走到一处高地,几星灯火出现在远方。向着灯光走出很远,有人折返回来,鞋子落在之前休憩的地方了,失而复得,在笑语声中,越过一个个沙丘,终于把沙海甩在身后,一只白兔从沙海中蹿出来,停在路上,一声不响。沙海中难道它一路跟着我,带我们走出沙海?是月宫中嫦娥的玉兔?在众人的猜测中,那轮月依旧静静地挂在前方,又大又圆。

在盛夏的凉风和惬意里,那一轮白月光始终照在我们脸上身上。月光,沙海歌声,人语,这些不寻常的体验和感受,月光一样,成为心中永远的难忘。